

观《风雪夜归人》想到吴祖光

◆ 万伯翱

【作者简介】

万伯翱 1962年秋,中学毕业后的他为其父万里同志送到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1972年就读河南大学外语系。曾任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等职。现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作品有电视剧《少林将军许世友》、散文集《三十春秋》《四十春秋》《五十春秋》《六十春秋》等。



▼ 1953年,吴祖光和新凤霞
► 《风雪夜归人》剧照
▲ 《双寿》图,新凤霞画吴祖光题

热烈欢迎,一是对戏剧大家吴祖光本人和他经典作品的怀念;二是当今影视话三栖名演员冯远征和余少群等出色的表演;三是吴叔叔1942年在他25岁写成的《风雪夜归人》曾经以电影、电视剧,以及拥有不少观众的大剧种芭蕾舞、评剧、粤剧等改编演出都获得好评如潮。可以说此剧曾红透大江南北,是我国话剧史上又一经典名著,难怪酷爱话剧的开国总理周恩来百忙中竟来回欣赏观看过七次此剧。这是总理一生中看过最多的一出当代话剧。

这出名剧诞生时就曾在国民党陪都重庆轰动一时,但很快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禁演。因为此剧就是写旧社会被人最看不起的列入下九流的戏子和妓女恋爱的故事。作者吴叔说:“我要写的是最下贱的人的高贵品质,写生活和生命的意义。”戏剧专家宋宝珍谈起此戏说道:“这是前辈吴老先生至真至纯的情感,和在世事无常的现实中内心对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这两点是超越时代的。”我应吴叔专门邀请一起观看此剧,我俩都认为在当今灯红酒绿下,物欲横流少有作家能静下心来像吴祖光那样认真思考民族的精神和前途,用如此真实细腻的笔法来描绘人们的爱国爱民情操和鲜明人物之性格和生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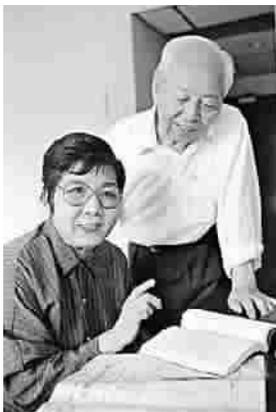
实际上我所接触到的吴祖光叔叔就是现实生活中一位行侠好义、好打不平,异常勇敢的老一代知识分子。

1988年冬天,我刚从北京武警部队转业到国家体委不久,那天吴叔一个电话让我下班后在办公室等他,说有急事相告。那天降雪,路灯照着飞舞的雪花显得又大又密,办公室门推开,吴叔浑身上下都是雪,他摘下皮帽,解下方格围巾我才认出他熟悉的眉眼来——整个一个“风雪夜来人”了。我一边替他清扫身上的雪花又忙捧上一杯热茶。还没等我开口,他大嗓门就说:“你应该认识北昆的一代名角侯奎奎的儿子侯少奎吧?”我回答:“是,他的关老爷戏‘单刀赴宴’和‘千里送京娘’太好了!大有其父台风呀!”“他昨天从欧洲演出回来,买回一台收录机,就被海关给扣下了,合500块人民币呢!万老大你想想他一个月才多少钱?他是为了学习研究专业唱腔录音才下决心买下的呀!”吴叔叔急红了脸,茶杯也重重摔在了桌子上。好像比他自己的东西被扣还着急!我忙说:“是啊,应该还给他!”我接着说,我有一位高中时的同学现在在北京海关工作,明天星期天我骑车去打听打听尽力帮助他完璧归赵吧。这时吴叔叔看了看我办公桌玻



▲ 评剧《刘巧儿》剧照
▲ 评剧《花为媒》剧照

璃板下的李少春先生的《野猪林》剧照又忙放声:“你也知道钱浩樑,他也是新中国培养的一个人才嘛!《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无论表演和唱腔多好呀!”“是的,最近他母校华诞四十周年他应邀演了《艳阳楼》,那高登无论身段和唱腔,尤其各种武器的娴熟运用,都显示了他扎实的基本功;多年辍演舞台他竟



▲ 吴祖光和新凤霞在北京

毫无一点纰漏,真够神了!”吴叔见我说了点上,投机了,以大戏剧专家的口吻说:“他是尚和玉、李少春后最好的大武生啊!”但是吴叔此时似乎忘了:1957年他因鸣放被打成右派,被分配到北大荒劳动磨难三年之苦,也似乎忘了“文革”十年全家蒙难,妻子新凤霞更是被批斗迫害致瘫痪,坐上轮椅,吴家住朝阳区大石桥一栋七层居民楼上,没电梯,我们都背过她上下楼呢!

是啊,这曾经如此优秀的大武生没地方练功,在篮球场上水泥地上练功把脚都震了,回中国京剧院人家不要他,因为这个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造反派头头,回北京已没房子住了——“您说,咱爷俩怎么办?”趁他口干喝了口水我追问了一句。

“你和高占祥同志熟吧?好!过两天咱们到文化部去找他这位部长大人解决钱浩樑房子问题呀!”后来经吴爷爷俩儿等人游说,钱浩樑在北京市四环内终获得两间住房,他的演出活动同样受到吴叔的大力支持,并时常拉住小戏迷的我前往一同观看。

夜更深了,大楼人走楼空,越来越寂静,我送他坐上出租车后,连忙关灯,锁上办公室赶到体委存车处取出我的“永久坐骑”,风雪小多了,我双脚用劲冲开雪路,一小时后骑到东便门六号楼,我当时的住宅。我也成了“风雪夜归人”。

吴叔以86岁谢世(1917—2003),今年4月是他去世10周年,特写此小文以纪念和学习吴叔在这个剧里和他一生所追求的“真善美”精神,在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中永远抛弃“假恶丑”吧!

一张1932年的老家地图

◆ 王殊

【作者简介】

王殊 江苏省常熟人。1924年出生。1946年上海复旦大学英国文学系肄业即到苏北解放区工作。1948年任新华社驻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记者,1951年到朝鲜任新华社驻志愿军总分社记者。之后又历任新华社驻多国记者。1972年调外交部工作。1974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77年之后,先后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外交部副部长、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大使、驻原子能机构代表、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等。1998年离休。著有《15年驻外记者生涯》《从记者到外交官》《我在音乐之乡奥地利》《中德建交亲历记》《五洲风云录》等。

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奋起进行了淞沪抗战。我在家乡听到了激战的炮声,我母亲收拾行李准备逃难到乡下去。随后,日本侵略势力进入了关内,组织伪政权推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斗争已到了最后关头。我参加了多次在城区举行的中小学生的游行,响应北平学生的“一二九”爱国抗日运动。

1937年7月7日我刚刚读完初中一年级,日本侵略军又在卢沟桥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8月13日侵略军在上海又发动了进攻。侵略者在向当时的首都南京进攻途中,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1月我老家沦陷,我母亲带我逃难到了

安徽,到第二年3月才回家,我家的房屋已是一片瓦砾被侵略军完全烧毁了。日本宪兵横行霸道抓捕爱国人士,学校强迫教日文,甚至进出城门要向站岗日军鞠躬行礼。当时,上海租界已成为一个孤岛,处在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我母亲不愿我在沦陷区受教育,在1938年中就送到租界去上中学。我同很多救亡心切的年轻人一样,寻找民族复兴的道路。在上海地下党员的帮助下,我们坐在学校宿舍楼梯的昏黄的灯光下阅读进步书刊,从《西行漫记》、《大众哲学》到《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逐渐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一些认识。我的不少的同学先后奔赴解放区,参加了抗战和民

族解放的事业。

在租界里面也并不安全,有的人被暗杀,有的报刊被封闭,还有的人被日本宪兵抓捕和杀害,在我们的大学里也发生了不少同学被日本宪兵抓捕的事件。在1941年底,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的同时,侵占了上海的租界,连孤岛也没有了。日本法西斯推行了更加残暴的统治,搜括占领区的财富和粮食,甚至大白天公开在马路上抢劫人们的手饰、手表和相机等。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各条战线上遭到惨重失败后才被迫宣布了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那天,我正好在老家,人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后就跑到大街上去高呼胜利,燃放鞭炮,八年的抗战终于胜利了。可是蒋介石政府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向共产党大举发动了进攻。1946年4月我到苏北解放区后只有几个月,解放战争就开始了。

抗日战争已过去七十多年了,这张地图又使我想起了当年日本侵略军侵略中国的血腥罪行。我们的



▲ 一张一九三二年老家常熟城区的地图复制品

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当年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的灾难,但要牢牢记住并且警惕日本侵略军的侵华罪行。日本政府至今不承认侵华的罪行,最近日本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右翼势力崛起,侵占我国神圣领土钓鱼岛。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保卫我国的国土,反对日本的侵略罪行。

我的一个在上海的同乡寄给我一张1932年我老家常熟城区的地图复制品,要我看看童年时生活和上学的地方。这份地图是当时新成立的电话局为了在城区第一次安装电话而绘制的,详细得连小街小巷都有。当时我只有八岁,小学二年级,三四年后才见到了电灯。我在地图上找到了我住过的几个地方,读过的两个小学和初中,以及曾到过的庙场、戏院、电影院和饭店等。当然这张地图引起了我儿时的回忆,但更使我想起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都是在日本侵略的灾难岁月和全国人民奋起救国的抗战中度过的。

还是在我上小学的那年,我的第一课却是日本侵略军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且第一次参加了在城区举行的抗日大游行。日本在长期做好侵略准备和在沈阳、天津、上海等地多次进行军事挑衅以后,于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并且在第二年制造了伪满洲国。第二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制造种种借口向我闸北一带进攻,我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违抗蒋介石